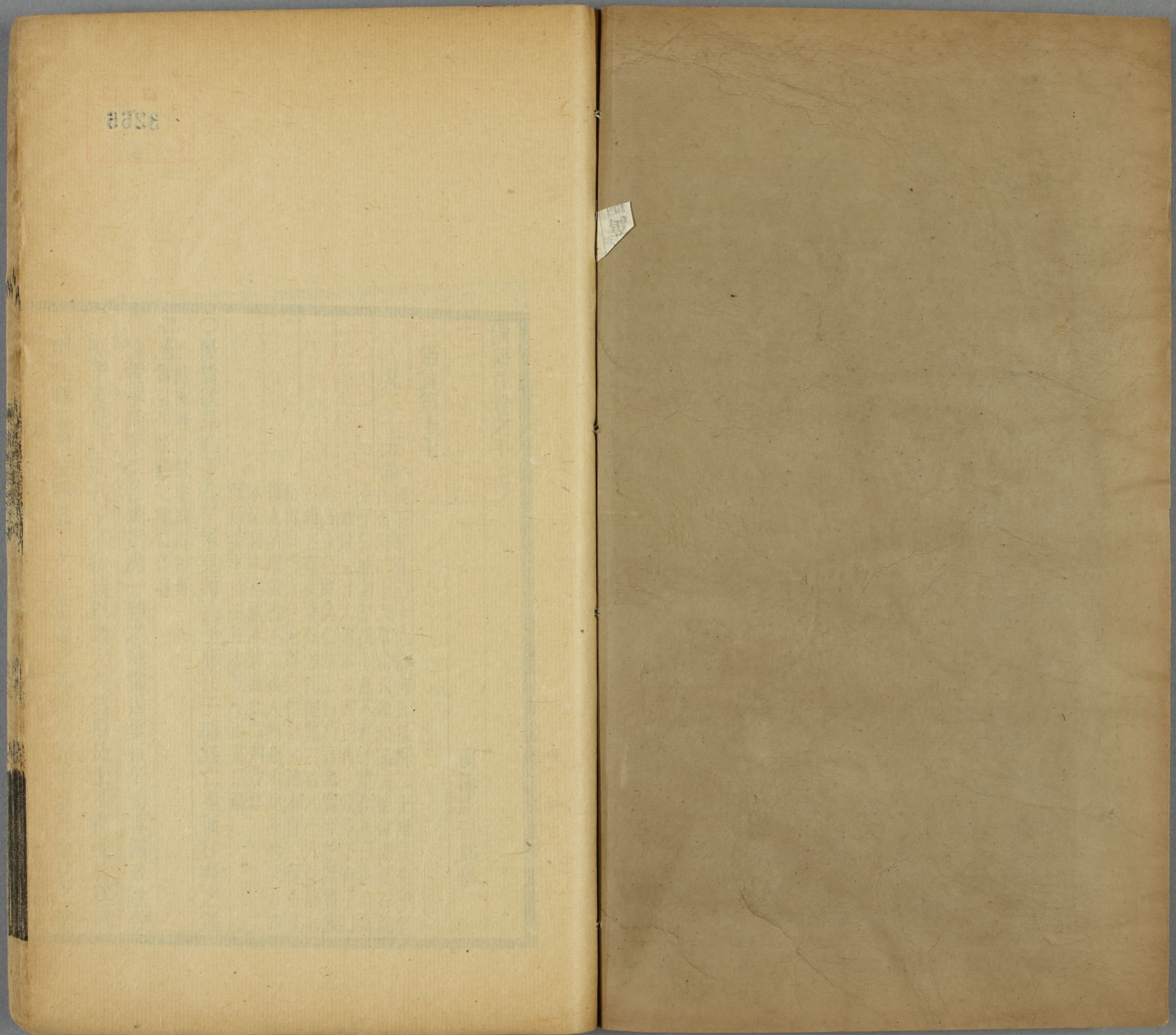


論語注

康有為

□ 12
3266
6





8328

門 口 12
號 3266
卷 6

論語注卷之十七

南海康有為學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五章

漢石經凡二十六章何氏集解二十四章朱子集注復為二十六章洪氏頤煊讀書叢錄謂漢石經分章故云廿六邪本古者民有三疾章下有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唐石經亦有此章係旁注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疑古傳本有二有者非後人所增無者亦非後人所刪也皇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皆無此章則從集解所據本也王注亦見學而篇皇疏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

諸塗饋魯讀作歸塗論衡知實篇引作涂釋文塗當作途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貨虎一聲之轉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塗

昭和十五年
四月二日 購求

道也不期而會曰遇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皇疏寶猶道也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諷使速仕欲孔子求已也二曰皆陽貨自言下孔子曰乃是孔子言孔子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不見者義也而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蘇氏軾曰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唯諾以遂辭免蓋待權奸之法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此論性章應合為一章朱子以下子曰為衍文是也

知漢書古今人表引作智

孝經緯性者生之質也兼魂魄而言之受於天生而不關於治教

者物皆有性各從其類若人之與人同此形體即同此覺識內之同有惻隱羞惡是非之心外之同有食味被色別聲之欲所受之天氣地勢所傳之父精母血各有不同萬難合一而大體相近故可本身作則推以及物以為治化若不相近則仁恕忠信篤敬亦不能推矣孟子亦言同類者相似故天生之事如此若人與人相去之遠至於有治亂之大變聖狂之懸絕則全視所習而已習有本於家庭習有由於師友習有因於風俗習有生於國土或一人一時之習或數千萬里數千萬年之習熏染既成相去遂遠乃至居行好尚亦復是非懸反者故印度之人不踐螻蟻而焚其先骸及寡妻歐西之人愛夫妻而離父母墨子謂軼沐之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謂之鬼妻今非洲黑人亦有然者風俗如此嗜好亦然故近朱則赤近墨則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蘭浸澗中小人不服居鮑肆而臭入芝室而香故

善惡皆視其習而已若上智則魂魄俱清明純固故不爲惡習所移下愚則魂魄俱濁闇癡頑固故不爲善習所移推所以然上智之夙根深厚熏脩已久故德性堅定下愚則人形粗異絕未熏聞故性質頑固所以成爲上智下愚者亦由於夙習使然故天下之化莫大於習聖人立教務在進化因人之性日習之於善道而變其舊染之惡習變之又變至於惡習盡去善習大明至於太平大同之世則人人皆成上智而無下愚矣於是習不相遠矣而人道止於至善矣後人言性甚多世頑以爲性有善有惡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則言性善荀子則言性惡告子則言性無善無不善楊子則言善惡混皆泥於善惡而言之孔子則不言善惡但言遠近蓋善惡者教主之所立而非天生之事也甚矣聖人之言之精渾而無病也言性者聚訟紛如亦折衷於孔子可

矣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釋文作莧惟唐石經作莞皇邢本同廣雅釋詁莧笑也疑莞字小

變

莞爾笑貌王逸曰笑離斷也張衡東京賦注舒張面目之貌也蓋

喜之至反言治小邑何必用大道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道謂樂之道也樂之爲道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欣喜懽愛中正無邪敦和無怨合愛尙同百物皆化故君子學之則同而愛人小人學之則和而易使孔子禮樂並制而歸本於樂蓋人道以樂爲主無論如何立法皆歸於使人樂而已故小康

之制尚禮大同之世尚樂令普天下人人皆敦和無怨合愛尚同
百物皆化禮運以爲大道之行也子旂嘗聞大同其治武城先以
爲治故孔子喜極美其以大道治小也子思孟子皆出於子旂故
多能言大同之道孔門自顏子有子子貢以外應以子旂爲大宗
矣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戲謔也嘉子旂又以解門人之惑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皇本弗作不左傳史記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不狃

史記定公九年公山不狃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以費畔季
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
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然亦卒不行若夫定十
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墮費不狃及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夫子命申
句須樂頤伐之而後北敗於姑蔑不狃及輒遂奔齊與九年之欲

强公室相反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論衡引作末如也已無不說二字

末無也言無所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皇本用上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費小亦可王將爲東方之周也亂
臣不可從乃是常義孔子豈不知之但爲救民來故曰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苟可藉手皆可興升平太平大同小康之治蓋化人之
來道濟天下豈問爲何人哉所謂聖達節賢守節下失節子路乃
守節之人故不說孔子爲達節之聖故無可無不可不然則愛名
惜己不知救民孔子亦賢者而已固知常義不足以窺聖人也其
卒不往者殆公山早敗或誠意不足耳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
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

人

仁者從二人爲人偶故其道皆與人交涉爲多恭寬信敏惠皆與人交之至道也行之天下言此可以治天下也蓋慢人者人亦慢之嚴則人怨欺則人疑懦爲事賊無恩則人不懷皆與人交所忌故有爲於天下者未有不行恭寬信敏惠者

○佛肸召子欲往

皇本作勝勝古今人表作蒔勝

佛肸晉趙氏之中牟宰以中牟畔趙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守節疾惡恐佛肸之挽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史記論衡引無

然字論衡又無言字皇侃本不曰堅乎句上有曰字緇史記新語論衡文選座右銘注皆作淄漢州輔碑摩而不鄰漢費鳳碑作涅而不

滓廷尉仲定碑校尉熊君碑史記屈賈列傳後漢書魏晉傳皆作泥而不滓磨摩鄰磷涅泥涅皆古通也

磷薄也涅磐石可染阜楚人謂之涅石孔氏曰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蓋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若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瓠也詩匏有苦葉故可繫於一處而不可食吾自東西南北不能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于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與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佛肸公山之召孔子皆欲往救時之急拯溺之仁行其心之安而絕無人間名義之絆繫非聖人孰能爲此子

路勇於守義故見南子赴公山佛肸之召皆不悅而力諫子路之守節孔子之達權子路之守身孔子之行仁賢聖之大小廣狹經權皆可見矣然必堅白之至乃可不畏磷緇若皎日顯現黑暗皆明如蓮華出水污泥難染皓皓自由無所不可若堅白不足則不堪磨染觸輒損污則宜仍守不善不入之戒無謬託於聖人也能爲鳩摩羅什之吞針則可破戒不能吞針則不可破戒聖道甚大不設一義學者宜自量焉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皇本由下無也字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

皇本居上有日字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也狂

六言皆美德然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放佚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事各有宜物各有節若偏過則生害故有美質者必當講學窮理以求時中若質美而不學卽爲其質所蔽若有仁質者博愛必甚無學以裁之則可陷可罔愚而無益有知質者則求智必甚無學以節之則高遠放蕩若莊列與佛及九十六道有信質者然諾必重無學以裁之則如尾生抱橋待死徒以自戕有直質者不能委曲無學以量之則如直躬證父攘羊至於絞綽有勇質者果敢向前無學以調之則血氣張憤必至作亂若刺客游俠輕身徇人冒於文網而犯公議有剛質者不屑佞柔無學以和之則披猖觸犯必至狂妄

子路近於仁信直勇剛故多舉其質之近者而戒之此與書之皋陶九德洪範三德可參玩而此則斷之以學尤為有所下手書之教胄子曰簡而無傲剛而無虐亦歸之於學庶幾近焉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一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知物性考醫藥備養生蓋博物之學孔子

所重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

面而立也與

呈本召作邵

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男女之事最多蓋人道相處道至切近莫如男女也脩身齊家起化夫婦終化天下正牆面而立言至極其餘益無可為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唐石經作鍾與鐘二文

通古

因天秩天敘之宜而將以恭敬飾以節文禮之本也因人心物理

之樂而致中蹈和合同尚愛樂之本也若玉帛鐘鼓人皆以為禮樂者則禮樂之器數云爾不足以當禮樂也漢書禮樂志引此曰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脩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釋文穿窬本又作窬鄭本作竇

玉篇引禮記及左傳並作主窬則窬與竇通用
厲威嚴也荏弱佞也穿牙在穴中通也窬門邊小竇外為莊嚴之容而內懷巧佞之心陽為君子而陰實小人以高世而媚世舉動畏卻有若穿窬之盜或說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記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原與愿同善也孟子曰闢然媚於世者是鄉愿也萬章曰一鄉皆稱愿人焉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孟子曰非之無非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夫忠信廉潔無可非刺豈非孔子所宜深美者哉乃以為德賊蓋其氣象託於老成行誼託於謹厚寡過獨善安分守己緘默委靡隨波逐流以志士為妄人矯激其持論不白不黑務為模稜其於世不痛不癢務在自全胡廣中庸馮道長樂既竊美譽以亡人國故深惡之為德賊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多識言行皆以畜德故貴默而識之若東塗西抹但以譁眾則雖有所聞亦非己有在才為棄才在德為棄德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釋文或作無哉後漢書李法傳引也與作乎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鹽鐵論曰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聽從者無所匡正但知保其祿位故必至邪媚諂佞無所不爲也甚至才達之士明知亡國之舉動亦貪一時之利而媚逢獻策焉故孔子疾之靳裁之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朱子曰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介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貶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許而已矣廉魯讀作貶

狂者高志大言而行不掩肆謂極意敢言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卽狷也不屑不潔者貶與矧通貶矧與廉通謂稜角峭厲忿戾則悖怒拂爭矣愚謂闇癡不明直謂質實无妄詐則詭譎誕妄矣此歎風俗之衰文敝之餘則人多矯詐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古本足利本無此章唐石經先無而後添注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皇本也

朱赤心木凡染絳一入謂之縹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四入謂之朱正色也以黑加赤爲紫春秋時好服之朱正色紫間色包咸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魏文侯所謂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聲則惟恐倦其易感人如此故惡其奪正也利口辨才之人

能變易元黃顛倒是非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爲其足以疑衆惑民而瀆亂至道上若何晏王弼下若江充息夫躬之流豈非傾邦家者耶此皆惡似是而非者

○子曰予欲無言

聲色之化民末也精神之運明德之照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未嘗言也無不言也神聖雖徧發萬理徧陳萬行而必歸之於無聲無臭乃爲至德蓋有言卽有迹人不解其所以言之故反將滯於其迹而誤泥矣故言者化物之不得已也若大教之本則在無言

子贛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贛以垂教必須言語故疑而問之

子曰夫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何言哉

天魯讀天爲夫或寫誤

有變通輪迴之妙體有發育萬物之精神絕無語言自然行生此

天之造化也神聖則亦有變通輪迴之妙體亦有發育萬物之精

神不待語言但見化生此神聖之造化也孔子肖之蓋六經論記

雖多言大同小康雖有多法而皆化民之末聖人仍是無言而已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

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

也或未受學之先別有故乎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史記弟子傳引作不已久乎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古者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

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皇本稻下錦下有也字曰

安下有日字

北方難得稻故貴之錦采衣也旨美也言三年之喪非強爲之本於人心之不安若汝安則汝爲之反辭以動其不忍之心也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漢石經無乎字或缺

古者喪期無數記至親以期斷則周時或期也今歐美日本父母皆期喪三年之喪蓋孔子改制所加隆也故宰我以爲舊制期已可矣不必加隆乃與孔子商略之詞孔子乃發明必須三年之意人義莫尙於報天生魂而不能成之父傳種母懷妊未極其勞惟

既生之後撫育顧復備極劬勞必歷三年而後子能言能行少能自立而後免於父母之懷此三年中子不能自爲人飲食衣服卧起便溺皆父母代之然後成立得享人身之樂雖其後愛育腹我之恩昊天罔極終身無以報之然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惟初生三年之恩非父母不得成人則必當如其期以報之也且喪之爲義日盡其哀思耳非有所報也今是大鳥獸之失羣匹猶必蹢躅鳴號越月踰旬而後能已況於人性之靈而父母之恩哉故其哀思之切發於不忍之哀而於境物之美自有不安之意故夫飲食音樂衣服宮室之美皆平日所安者至是於心不安三年中皆變而不爲焉蓋本人情以制禮非勉強爲之也羣經皆言三年喪制而未發其理此爲三年喪所以然之理論其義至明自此孔門推行三年喪制於天下至晉武帝乃爲定制後儒不知孔子改制以爲三年之喪承自古定自周世則何以滕文公欲爲三年喪而父

兄百官皆不欲以爲滕魯先君莫行之是自伯禽至於魯悼公叔繡至於滕定公皆未嘗行也今人假極不肖心無哀思而以國家法律所在亦必強服三年之喪制而不敢非難安有以一王大典定律而舉世千年諸侯大夫無一服者且以爲非卽宰我之賢亦以爲疑而宜減者蓋古無定制故孔子加爲三年喪墨子得減爲三月喪也墨子亦曰稱堯舜禹湯文武者若三年喪爲先王之制墨子必不敢攻今墨子非儒篇其禮曰喪父母三年期妻後子三年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逆孰大焉節葬篇曰使面目陷喙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敗男女之交則不可爲衆失衣食之財則不可爲富君子無以聽治小人無以從事公孟篇曰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月之喪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月之喪是猶裸謂擯者不恭也言皆非先王之制不能相非則三年之喪爲孔子

改制至明三年者實二年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曰正與使倍之故再期也蓋再期二十四月而大祥祥而鼓素琴喪已解矣中月而禫於是月之中行禫祭而服畢鄭玄說以中月爲中隔一月故爲二十七月今用之則誤也唐王玄感誤解以爲三十六月益大謬也三年之喪專爲父母者其及他者則從服也漢時未定三年喪制故人各自由翟方進則爲三十六日服王修則爲六年服趙宣則爲二十餘年服皆過於厚薄者也至晉武帝定制後乃至今二千年爲通制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荀子大略篇六貳之博楊倞注六貳之博卽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一六相對也西京雜記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三箸列子說符釋文引六博經云博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

言言卷一
名爲水用碁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弈者說文云弈圍棋也文選博奕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焦氏循孟子正義博蓋卽今之雙陸弈爲圍碁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碁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其俗謂之鎚尙可考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蓋弈但行碁博以擲采而後行碁後人不行碁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弈益遠矣說文博局戲也用已盛行久矣已止也心之精神謂之聖用之事物物皆能緣入用之道德則行日起而有功用之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用之技藝則可以養

生而進道用之物理則窮化而知新此天特與人者愈用而愈明愈用而愈銳有欲罷不能者若不用則如涸泉枯井如茅塞之或且逸欲橫生矣雖用之博奕廢日玩時而智慧日生尙勝於絕不用心者聖人非教人博奕乃極言不用心者之日入愚癡爲大不可耳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史記弟子傳引無君子字漢書地理志引無義爲亡義爲上有則字

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尙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義以爲尙則爲大勇也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配義與道也禮聘義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

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又荀子榮辱篇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忤忤然惟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二文並可證此章之義史記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豚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贄因門人請爲弟子而問勇夫子答之如此所以深折其舊日自矜之質而進以大道之義也可窺聖人陶鑄之法

○子貢曰君子有惡乎

皇本子貢下有問字今本君子下有亦字漢石經無今從石經

聖人博愛故子貢疑而問有惡否

子曰有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

室者

今本作有惡漢石經無惡字又今本作居下流漢石經與鹽鐵論漢書朱雲傳無之今皆從漢石經白六帖與四輩經此上尼經音義引亦無流字室魯論作室

韓勅修孔廟後碑亦以室爲室

室與室通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作室訕謗毀也皇侃曰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少儀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室犯戾也稱人惡則谿刻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悖逆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犯上作亂果敢而室則膽大妄爲是四者無忠敬之心皆孔子之所惡也勇無禮則爲亂果而室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皇本乎作也微鄭本作紱中論紱急以爲智用此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抄也謂抄人之見以爲己有訐謂攻發人之陰私蓋知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爲智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侵焉是爲勇直道而行乃爲直三者皆非眞知勇直故子貢惡之聖賢之所惡若此學者亦可自省爲聖賢所惡否也凡聖賢之所惡皆所謂惡不仁者也

○子曰唯賢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女子本又作賢子今從之皇本怨上有有字後漢書爰延傳引唯作惟下無也字孫作遜魏志黃初三年令亦作遜

賢子謂僕隸之類小人謂人之無學術行義者兼才臣昵友而言
賢子小人多有才而令人親愛者然遠近皆難故不易養惟當謹
之於始善擇其人先勿太寵之而假其權後勿過絕之而薄其恩
若始誤近之過甚則後難處之矣

○子曰年卅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漢石經作年卅見惡焉今本作四十意同不如從漢石經說文無冊字足証為今文漢孔和碑選年卅以上雍勸關碑云年卅五釋文引鄭注孝經云卅強而仕

卅四十也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四十無聞則不足畏此
則見惡不止無聞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
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蓋四十成德之時而無德可稱且為
所惡則氣質不改止於其地也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孔子極重
少年而極怪垂暮無成者年已過則不可得日月逝於上體貌衰

於下此志士之大痛也可不勉哉

論語注卷之十七終

論語注卷之十七

陽貨

七

萬木草堂叢書

門人番禺王覺任初校

門人高要陳煥章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論語注卷之十八

南海康有為學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

凡十一章

集解作十四章疑四爲一之誤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啟箕子名胥餘與比干皆紂諸父史記呂氏春秋以微子爲紂兄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夏侯元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忠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以撥亂救民得其本心故孔子同許其仁在後世視之則微子奔周爲客箕子陳疇武王皆不忠矣而孔子以與比干同稱未嘗責微

箕之死節蓋孔子立君臣不過同以治民若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民亡則亡之若君無道而死亡則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宋賢不明此義若一君之亡當胥天下之民而為之死者則無義甚矣非孔子道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荀子展禽三黜卽黜字子漢書崔駰傳注引作可以去矣邦漢石經作國風俗通同或避漢諱耶

士師理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油油與故國偕蓋其深悉時風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直道則必黜枉道不可行悠悠千古竟不出是但君子終不肯枉道求容耳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

不能用也孔子行待史記作止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在齊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窮年不能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時景公年已六十故云老孔子蓋一厄於晏嬰之異道再厄於諸大夫之妬讒景公未嘗不知慕聖虛已大用而卒不能蓋古聖賢之被用多厄於左右親貴之間慝人主非有獨斷之聰排讒之勇罕有能終者故先主之於諸葛符堅之於王猛德威廉

之於俾思麥所以獨有千古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鄭作饋漢書禮樂志文選鄒陽上書注

並引作饋當是用鄭注歸饋通後漢書蔡邕傳

齊人歸魯孔子斯征則歸是今文饋是古文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餼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餼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

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此記強鄰間賢而魯君相好色不好德致大聖辭官蓋君相有倦心則色斯舉矣此見孔子見幾之速辭官之勇而去官即去國免於羈留古政綱之寬如此而士人之去就如彼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集解作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不知為古

文獻為齊論歟魯論作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魯論漢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與莊子合唐石經及皇本作何德之衰也又諫追下漢石經及皇本高麗本皆有也字今本無之

莊子逍遙游篇傅接輿應帝王傅肩吾見狂接輿荀子堯問史記皆稱接輿秦策傅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陽狂楚辭傅接輿髡首韓詩外傳傅楚狂接輿躬耕高士傳以為陸通似謬惟接輿是

隱士姓名孔子將適楚楚之狂士接輿歌而過前蓋隱士宗旨不同欲以感切孔子者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期時也殆危也言出處之道惟其時而已今之從政者殆言亂世危邦之貴要有禍患也憲問篇曰斯已而已矣陽貨篇曰期可已矣下章曰其斯而已矣語勢相類莊子人間世載接輿詞曰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蓋古人引文多以意古文之已而已而即從此出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皇本作避不得與之言下有也字孔子下車蓋知為異人欲告之以救世之義楚狂自有旨趣故不欲聞而辟之此亦大隱之至特發歌以致諷不可謂不勤拳急趨辟而不言不可謂不淡泊隱士之高遠奇僻及聖人之優容接引皆可見焉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史記世家敘此於去葉反蔡之時為哀六年孔子年六十四也鄭氏立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蓋播種於畝中津濟渡處長身高者桀身短者沮溺亦記者名其隱淪之意凡楚狂丈人荷蕢晨門及沮溺皆大隱無名此略以其身體行義記之

長沮曰夫執車者為誰子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興漢石經作車誰下有子字是下無也字曰字與今本殊今從之皇本誰下有子字曰是上有對字

執車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譏孔子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擾不輟釋文孔子之徒一本作子是今作孔丘之徒與世家作子孔丘之徒與又滔滔釋文引鄭本作悠悠世家正作悠悠漢班固通賦溺招路以從已兮安恬怡而不施滔滔是魯論漢石經作避世今依之漢石經作擾不輟今本作擾

而不輟當是齊古論今從石經

時孔子周流名聞天下故隱士亦知之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擾覆種也輟止也亦不告以律處以孔子所如不合故曰辟人沮溺與楚狂見孔子亦不顧若不生於人間世者故曰辟世

子路以告子憊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今本子路行以告夫子憊然漢石經無行字夫字史記世家亦無行字今從漢石經皇本羣下有也

憊然猶悵然惜其不諭已救世之意也既生人身則與人為羣當安而懷之坐視其饑溺則心有不忍必當撥易其亂世進置之大同退亦欲置之小康天生我德即當以斯人為責任一夫不獲若已納隍若世已太平斯人盡安盡樂則無所事聖人聖人亦從眾而嬉耳蓋聖人之來斯世明知亂世昏濁而來救之非以其福樂

而來享之也故治世去之亂世就之特入地獄而救眾生斯所以為大聖大仁歟惻隱之心悲憫之懷周流之苦不厭不捨至今如見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置其杖而耘釋文篠本又作條又作菽芸植漢石經作置芸作耘說文植或作權則古通也耘芸賴俱通當是隸省

包咸曰丈人老人也篠竹器四體四肢股肱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游也置措之地也耘除草也食貨志苗生三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壟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盡而根深故耘不獨除草且可茂苗也

子路拱而立

賈子新書容經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玉藻臣侍於君

垂拱子路拱立蓋知其隱者加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黍禾之黏者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行道救世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楚狂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今本無也字今從漢石經

子路或留告其子也包曰倫道理也君臣之義皆在救民但有尊卑耳雖有污君吾亦盡其救民之心蓋人分氣於天凡人類皆同胞義當救之君子之栖栖周流皇皇從仕以行其救民之義發其不忍之心也如親戚有疾雖知不愈仍必奔走求藥以救之道之

不行久已知之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也蓋當時齊景衛靈之昏陳蔡之弱權臣世家之妒中知以下知必不見用豈孔子之聖而不知之哉然仍數十年周流栖栖不厭不倦甚矣孔子之仁也孔子豈不知潔身遠避之爲樂哉而不忍之心既不能忍救民之天職又不敢廢也此數章皆見孔子周流之苦救民之切明知亂世而特來明知不行而不舍累遭譏諷而接引不倦與欲就佛肸公山數章合讀孔子之爲至仁萬世下猶當感動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佚朱張柳下惠少連夷逸漢石經作夷佚今從之

逸者節行超逸也民者無位之稱逸民有德而隱處者虞仲卽仲雍與泰伯同窳荆蠻者雖後爲君而隱之時亦民也尸子夷逸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甯服輒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禮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朱張則傳記皆佚王弼注謂朱張字

仲弓荀卿以比孔子然朱張在孔子前仲弓在孔子後恐非仲弓不足信據包咸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官直已行道不事亂人故曰不降志辱身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今本其斯而作其斯以乎今從之

柳下惠少連食祿亂朝道不能行故爲降志辱身倫理也慮意料也謂言論合理謀慮必得也

謂虞仲夷佚隱居放言身中清發中權世家引身作行今本作廢中權釋文廢馬云棄也鄭作發馬融只傳古文臧庸拜經日記謂魯論作發馬誤按鄭並傳齊魯論則廢是古文發是齊魯故後漢書隗囂傳方望曰動有功發中權蓋魯論故今從鄭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皇疏引江熙曰超然出於埃塵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此作發之正義放言如莊

生曳尾寓言之比也法之盧騷亦其類也仲佚之放言必有奇瑋絕特之論故孔子稱之惜後世不傳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鄭曰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法言謂李仲元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七子皆周時創教之人故各立特行造作論說有名於時孔子雖尊稱之而無一從之蓋孔子兼備萬法其運無乎不在與時變通而得其中聲色之以化民皆未無聲無臭乃爲天載如五色之珠說青道黃人各有見而皆不得其真相者也所謂聖而不可測之謂神孔子哉

○大師摯適齊

大師殷紂時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于河

于今本作於
皇本作于

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

播鼗武入于漢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
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于今本作於漢石經作于以上皇本及
唐石經考之則于河于漢亦應作于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海海島也董仲舒對策曰至于殷紂
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
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漢書古今人表列大師摯
于殷末周前禮樂志傳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
聲以悅婦人樂官師摯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皆以
爲紂時史記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疵彊卽摯

陽音轉孔傳因魯有師摯以爲魯哀公時鄭以爲周平王時益誤
矣此數章皆雜記殷周時事足勸戒者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
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人

釋文不弛本今作施漢石經作施弛二字
古通周官遂人注施讀爲弛可證魏志杜恕
傳引不作無乎作呼牧敦銘王平內史乎卽呼也漢宣六王
傳棄上有可字無作毋唐石經及今本棄上無可字今從之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坊記鄭注弛棄忘也以用也備盡也大臣非
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君子雖遷於高位
不可以忘其朋友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四者皆忠厚之
事魯以仁厚開基故傳其遺訓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包咸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仕故記之爾蓋記周之盛世人
種之良善而多以爲太平祥也八士皆依韻命名鄭立以爲成王
時人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人非也春秋繁露郊語篇引惟此文

王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于駢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古今人表列八士于成叔霍叔前皆以爲文王時人逸周書和寤篇王乃勵翼于尹氏八士十亂之南宮适卽伯适逸周書克殷篇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令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皆尹氏之別以宮名者薛氏鐘鼎款識載叔夜鼎銘云叔夜鑄其鐸鼎以征以行用鬻用斲眉壽無疆

門人高要陳煥章初校

門人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論語注卷之十八終

論語注卷之十九

南海康有爲學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明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

子夏故特記之詳焉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見危致命者臨難無苟免見得思義者臨財無苟得二者見其義祭思敬則不忘遠喪思哀則能恤死二者見其仁仁且義可以爲士蓋命者人所難捨財者人所共貪遠者人所易忘死者人所易背所貴乎士爲其節行死猶不惜財猶不貪則其尋常之小節愈可信遠猶不忘死猶能恤則其生而近者之不遺益可見致命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蹈多思反游移生惑故獨不言思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執德不弘則狹小拘泥而不能變通盡利因應隨時信道不篤則游移遷變而無定力負荷守死力爭凡一世中所關係之人一教中所擔荷之士皆賴弘德以應變篤信以護持苟其不然則其人無足重輕有亦不見多無之亦不見少也如孟荀董子者可謂執德弘信道篤故關于儒教甚重子張此言真爲治世傳教之要無志者不足論若以道自命之人深宜自察也荀子韓非皆有子張氏之儒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孔子稱子張與顏子並合論語所記觀之問仁問明問行問遠問十世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眞所謂德弘信篤者迥非曾子子夏所能及後人誤尊曾子遂抑子張是目迷白黑顛倒高下此孔道所以不明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

距人也

釋文距本今作拒漢石經作距今從之邢疏集注本皆作拒漢石經可者下者距上凡闕四字疑漢本無其字

朱子曰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蓋子夏固守約者以之爲門人小子慎其初交無比匪人無親損友亦未嘗不宜也子張之說乃深得聖道宏獎風流賢則尊之善則嘉之又推施仁恕衆則容之不能則矜之有萬物一體之量有因物付物之懷竊窺孔子之待人正爾如此則子張之所得可知也朱子以爲過高妄議子張則是妄議孔子也蓋朱子亦守約之人于此未有得者舜于四罪流放孔子稱爲君哉堯則並容共驩孔子稱其天太邱道廣固勝于李膺門高且百姓有過皆在於已方當自責復何不容雖位各有當時各有宜而同類不收自隘其道豈斯人吾與之意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文志引作弗

鄭曰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滯陷不通也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

言言卷一
非無可觀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百家衆技凡有立于世者其中各有精妙有可觀覽凡人自可學之以致用但若欲經世立教致之遠大則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不如孔子之大道故君子擇焉志乎大道則不暇爲小道也此子夏專爲學孔子大道發之乃爲傳教之高言而天下之人甚多安得盡爲傳教者但各執一技求精致用近世若哥白尼之天文學斯密亞丹之資生學奈端之重學富蘭克令之電學華忒之機器皆轉移世宙利物前民致遠甚矣言各有爲學者勿泥于言而不通其意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古通

學在溫故知新不知新則守舊而不進不溫故則有得而亦忘二者合爲之則日就月將緝熙光明矣此指進德修業之功分課日月至爲明切後世亦不能更出新義學者終其身以爲課程可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後漢書章帝紀正經義誤引作孔子

語

孔門教人以求仁爲事但空言博愛無私從何下手故必自道問學尊德性先之此皆學問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爲仁然存養既熟不求仁而仁在其中矣蓋仁者人也爲仁由己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故道雖極乎高遠而行先于切近有篤志者精神凝結其問思自不汎濫然人言動之習慣雖極尋常而其精理則息息皆與元天相通與萬物相關既相關通矣則思問之亦爲切近雖屈原問天王陽明思竹亦未爲過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極也肆謂工人造作之處學謂學校凡藝業必合羣講習而後精蓋相觀而善之謂摩耳濡目染故不肅而成不勞而能管子所謂羣萃州處工與工處商與商處農與農處士與士處四民不雜而後業成工必居肆乃成事君子亦必居學校乃致道也苟閉門

獨學則無講習漸摩之益則必孤陋而寡聞勤苦而難成今歐美百業必出于學校蓋深得之矣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皇本必下衍則字

文飾之也小人魂昏魄重卑汚詭曲外託無過而不肯改過故不憚自欺必從而文飾之若君子通達光明知人固有過則不妨認既認爲過則亦可勇猛精進而改之矣若文則包藏粉飾既無知過之誠遂絕改過之望所以終于小人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儼釋文本本作儼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正他人儼然則不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如良玉溫潤而栗所謂氣備四時也色溫則可親言厲則無私其與巧言令色之鮮仁相反歟

○子夏曰君子信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

則以爲謗已也鄭厲讀爲賴釋文同厲賴通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蓋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在人而不在言在平日之積行積交而不在一時一事故君子有所舉動于人務積其見信之本而已否則怨謗之來宜自反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春秋繁露玉英篇引不作無說苑尊賢篇引作毋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易言閑有家是也大德事關國家身名一敗則終身瓦裂故一毫不可苟假若小德則飲食起居之際獵較猶可申天不妨故云出入可也子夏雖守約而執德猶弘若程子之諫折枝必至使人作僞而後已爲人道所難則必盡反乎大道宋賢之刻豈未知小德出入之義耶

○子旂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游漢石經作旂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作灑掃鄭謂古文論語作灑則灑掃皆古文灑爲魯論

則掃亦
爲魯論

灑汎也子游譏子夏弟子于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
末耳推其本如性天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旂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
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憊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釋文區美
于反誣漢
書薛宣傳引作無論語發微謂爲魯論馬以
誣爲欺是僞古論漢石經卒作卒惟作唯

君子之道大本之道也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憊蘇林曰
兼也同也言君子之道非特有所先而傳之非特有所後而倦教
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
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兼同而強語之君子之道
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
人小子乎卽大學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荀子非十二子篇嗛然終日不言此子夏氏之賤儒則子夏學孤

如此故壽至百歲道行西河而後學不聞大成得無太守約所致
耶朱子譏張橫渠關學無傳謂其道似木札子得無類是子游後
學有子思孟子爲孔道大宗發明天命性道直指本心豈非所謂
得其本者耶以此較之則子游之譏子夏未爲過也但小子則應
從事于淺近若名物象數誦詩學樂之類宋賢則欲小子皆從事
于身心性命是又過矣則子夏之論爲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
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
驗其學者益廣然若方仕而專事讀書則必曠職叢脞不學而遽
干祿則必覆餗刑凶

○子旂曰喪致乎哀而止

哀爲喪禮之本制禮者定其宮室服食之節不過推致其哀思稱

情以立文耳卽喪與其易也甯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然毀不滅性故有禮以節之若徒尙哀則阮籍之斗酒嘔血爲得矣朱子以爲有弊誠然子游蓋爲忘哀者有爲言之也

○子旂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也孔子沒後同門中子張年少而才行最高子游推其難能但仁則未知孔子所未許子路冉有者也子游亦未許子張記論語者爲曾子之徒與子張宗旨大異乃誤傳其有所短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類敘攻子張之意鄭氏立曰子張容儀盛後漢書伏湛傳杜詩上疏曰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子張善爲容漢舊儀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張氏列子仲尼篇師之莊賢于丘也又曰師能莊而不能同恐其矜已或絕物則難並爲仁也會子守約與子張相反故

不滿之人之性金剛水柔寬嚴異尙嗜甘忌辛趣向殊科宗旨不同則相攻上章祇以爲未仁尙無定論難與爲仁則過矣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歷論諸子而孔子謂子張不弊百姓以其仁爲大又言其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所謂尊賢容眾嘉善矜不能仁孰大焉孔子許子張幾比于顏子可爲定論論人當折衷于孔子記論語者當爲曾子後學而非子張之徒故記本師之言猶荀子之非思孟耳未可爲據朱子誤尊曾子過甚于是

不考而輕子張爲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則大誤矣

○曾子曰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親喪乎

經石經無夫字致下爲也者今從漢石經

今本子上有夫字致下爲者也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于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

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皇本難下無能字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莊子卒去獻子四年自盟向伐邾外無事蓋守父道故也然亦有獻子之賢父則可否則幹蠱乃爲孝矣爲政以益民爲主若其益民則蕭規曹隨千古以爲美何待父也若其非也則禹之治水盡易鯀道及其用人乃爲孝耳大孝以喻親于道爲義曾子篤于孝故其論如此讀者善擇之可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民心散渙思背其上情實也上未嘗養之教之則民之犯罪迫于不得已或出于無知非其天性然也上師審訊雖得情宜哀矜其本出無辜而勿喜也鹽鐵論後刑章引此

說之曰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奸猶弋者觀鳥獸挂罟

羅而喜也孔子謂不教而殺謂之虐士師不當以得情爲喜曾子

此言有萬物一體之意與大禹之泣罪同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其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

皆歸焉子貢漢石經作纘下凡貢字仿此皇本善下有也字今本不

語當是誤記如作若

列子楊朱篇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漢書敘傳班伯曰侍中起眠事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辱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楊敞傳懽書曰下流之人衆毀所歸後漢書竇憲傳論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是曰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諸文皆以天

下之惡爲惡名也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此以天下之惡爲惡人其說亦通左昭七年傳楚芊尹無字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杜注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孟子滕文公篇言紂臣有飛廉墨子非樂有費中惡來崇侯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贛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贛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皇本食焉作蝕也

更改也君子光明磊落絕無隱匿卽有過舉與人共見未嘗掩飾旋即改去不留纖汚明德復明完全無缺故如日月之食此與小

人之過必文互對學者亦可參矣

○衛公孫朝問於子贛曰仲尼焉學

論衡引作子禽問當是因下章而誤記

孝經疏云劉瓛述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禮記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疏云尼則諡也翟氏四書考異曰中和之說稍近穿鑿魯哀公事則甚信而可徵論語惟此以下四章稱仲尼章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必孔子既卒後語合中庸孝經之稱謂觀之則尼誠孔子諡矣今人藉口孝經中庸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祖父之字殆未深攷公孫朝衛大夫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廿六年傳楚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兄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及此凡四人故論語稱衛以別之與公子荆書法同驚孔子之聖欲知孔子所從學也

子贛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陸漢石經作陸識作志漢書楚元王傳並作志楚辭九歌矢交隧今士爭先王莽傳不隧如髮漢西狹頌數有顛覆實隧之患蓋隧陸古通論語古義曰述而云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鄭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通識賈疏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同說文無志字徐鉉於心部補之云志意也從心出聲段注謂志所以不錄者古文有志無識小篆乃有識字保章注志古文識識記也哀公問注志讀為識識知也今之識字志韻與職韻分二解而古不分二音則二解亦相通古文作志則志者記也知也許心部無志者蓋以其則古文識而識下失載也晉書禮志引而亦作夫文選開居賦注引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當是誤憶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典章政事也在人言士大夫之文獻者有賢不賢也不賢謂次賢也老聃萇弘賢者之志其大孔子就而問禮師襄師摯不賢者之志其小孔子就而問樂以及項橐可師童謠可識皆所謂焉不學無常師也呂氏春秋謂孔子學于孟蘇夔靖叔或亦孔子所問學但生知之神聖博採古今中外之長無在非師亦無一師可服實言孔子為創教之聖無不師學實非關師學云爾孔子所採于古制周道為多子思稱憲章文武故墨子

攻孔子曰子之古非古也法周末法夏也蓋墨子稱三代而法夏

孔子稱三代而法周故子贛答公孫朝亦舉周道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贛賢於仲尼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贛子贛曰辟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

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今本譬之宮牆漢石經譬作辟之作諸牆作牆皇本作譬諸句末有也字漢石經牆下至窺見上缺二字今本間三字疑漢本無也字窺釋文皇本宋石從漢石經

包咸曰七尺曰仞此今文說也古文作八尺則與尋同應劭作五

尺六寸小爾雅作四尺皆謬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

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包咸曰夫子謂武叔莊子稱孔子為神明聖王四通六闢其運無

乎不在孟子稱孔子聖而不可測之爲神凡道愈深遠人愈難見道稍淺者近人人則易窺人情皆據所見以論人以武叔而論孔子如以三尺焦僥而窺龍伯大人豈能見哉今以粗跡所傳若春秋之太平禮運之大同易之羣龍无首朱子尙疑之况其餘乎數千年推測六經人人自以爲是而二千年未知平世大同之道歸魂游魂之說愚今推知之矣安知不又有出于愚所知之外者乎口說不傳尙如此口說若傳更不知若何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書者六經也不足以盡口說言者口說也不足以盡聖意今愚見所懷大小精粗長短之識諸星諸天諸元諸血輪之論尙不能暴于人間而况孔子之聖意乎見其粗者或遺其精見其末者或遺其本自顏子具體外聖門諸子亦不過得片鱗隻甲何况後人故二千年來得見孔子之道者寡矣以爲孔子專言形體而不知其言靈魂以爲孔子專言人世而不知其多言天神其他德行政

事言語文學之科獨人立國天下合羣之義莫不詳委該備所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非子貢親聞性與天道何得尊歎之如此後人據所見以妄議神靈者如五色之珠見青見黃皆不是如天之蒼蒼無正色杳杳無終極若言是笠是弓贊之攻之總皆謬見而已子貢得孔子之一體而世大震驚蓋聖道愈深則愈闇然而人益不能測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
上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
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皇本絕下有也字

風俗通山澤卷引無者字皇本日月上有如字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此同

毀非也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明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以孔子之神聖在當時亦遭毀殺蓋道大如天非民所名而小大精粗不容必相攻擊但攻人者必

相等乃能攻世之賢知與人比較如平地之于丘陵若神聖化生救人其與人如天壤之隔盲者攻日月無明于日月何損只益見其盲而已孔子之如日月惟子貢乃知之後世之妄議日月者亦猶武叔乎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孫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神不可測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漢書董仲舒傳引來作徠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

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子貢言夫子之得邦家其能易世安民如此然孔子未嘗得邦家但垂教耳亦復不立斯立不道斯行不綏斯來不動斯和固不藉國家之力人以爲子貢好贊美孔子愚則以爲子貢之知孔子者尙粗淺而不得其萬一也所謂天不可階其信然乎

論語注卷之十九終

子張

二十一

萬本堂叢書

門人高要陳煥章初校

門人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論語注卷之二十

南海康有為學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魯論本二章其末一章齊論也翟氏灝考異古論語分此一篇爲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愚按子張一章論語無此文體只似記中之孔子三朝記疑爲劉歆于他書採入爲古論語者末章知命說當是齊論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歷數者考定星歷建立五行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躬身也洪範王省惟歲故董子引此謂察身以知天在察也鄭謂曆數爲帝王受命之符瑞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中者無過不及允執厥中者中庸之德中和之理用其中于民中國政術學術尊奉之此爲公理之極放之四海萬國而準者也若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故以富民厚生爲政之要矣民窮則亂生君位卽不保也易歸妹象傳君子以

永終知敝班彪王命論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雋不疑匡衡傳漢武立子齊王閎策皆以永終爲吉語則困窮爲敝語永終爲勉語耶王肅僞古文采之入大禹謨

舜亦以命禹

日子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毋以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

劉氏恭冕正義謂曰上當有湯字今

本無以萬方漢石經作毋今本罪在朕躬漢石經無罪字皇本同

墨子兼愛下夫兼相愛交相利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呂氏春秋順民篇亦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然則此語爲因旱禱雨之辭王肅僞古文書采入湯

誥以爲湯伐桀祭天而告諸侯之辭惟周語內史過引湯誓詞與此同湯說湯誓當是孔墨異名而所引書詞同當是湯真文矣白虎通引此亦以爲伐桀祭天辭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尙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以與也墨子言有善不敢蔽則帝臣善臣也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言桀雖爲君而虐其民君者養民者也桀暴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匹夫順天奉法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賢者治世自引過以寬民不賢之君諉罪于臣臣諉罪于民于是民視上如仇讐而大亂作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所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周頌賚序云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

錫予善人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周至也孔氏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爲王肅僞古文尙書採入泰誓惟墨子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宋氏翔鳳說周親四語蓋封諸侯之辭也武王封大公於齊在泰山之陰故將事泰山而稱仁人尙爲封大公之辭也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湯武皆以天下人之罪過爲己罪過其爲民伐賊之武代民受罪之仁真可爲後世法也蓋萬物

一體原無畛域滴水有毒一池不食故萬方百姓方有罪過皆己之罪人人知此則見人之罪失哀矜自責矣豈復有攻訐人者哉耶氏之爲民贖罪亦得此義而爲教主也

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何休昭三十二年注引此有孔子曰漢書律志引此亦云孔子陳後王之法曰則謹權量下爲孔子語何休爲今文家則魯論必有孔子曰今據補皇本焉作矣

權所以稱輕重銖兩斤鈞石爲五權量所以量多少龠合升斗斛爲五量四方各異必宜謹卽同律度量衡之義易制而用之謂之法法度者法律制度也法律者國人皆受治焉制度者國所以立而時有因革少有偏誤其害多矣當以時時審察之若有不適卽當立改治國之得失視乎官制各地異宜其舊用官制之已廢者亦多有益于今宜修補之權量不一法度不審廢官不修雖有政令具文不行故必謹權量使萬國一同審法度使時變適宜修廢官使事職皆舉而後政乃行于四方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後漢書逸民傳論注文選兩都賦序為諸孫置守家

人表兩注顏師古漢書外戚侯表注引皆有子曰

逸民傳論與外戚侯表注天下之民為天下之人

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立

之世謂大夫所謂仕者世祿但不世位耳仁者不絕人之種故繼

之逸民天之精英人之才賢故舉之順乎民心故皆歸也

所重民食喪祭

孔氏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

致敬蓋民為貴寶食者養生之具喪祭送死之禮洪範一曰食二

曰貨富而後教故民食為先喪祭則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養生送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寬則得眾敏則有功公則說漢石經無信則民在焉句皇本足利本

異云按四語與上文絕不蒙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字殊疑子張

問仁一章原在古論子張篇首而此為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

止不以章節分簡故雖大半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連綴于下章也下

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侯張請目然後詳晰言之與問仁章文

隔以此亦

章亂入陽貨之篇既嫌其體例不符而公山佛胎連類並載之間橫

隔以此亦

加用孔字蓋古分堯日子張問以下別為一篇與前季氏篇為別一

勢畫一顯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中唯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言

記者所錄稱孔子是其大例故知命章首舊本亦有孔子字今以問仁

章亂入陽貨之篇既嫌其體例不符而公山佛胎連類並載之間橫

隔以此亦

隔以此亦

寬則民情愛戴而爭歸附敏則率作興事而多成功公則與民同

之大眾說服論帝王之德心有此三者乃成若天下為公惟堯舜

有之惟大同之世行之尤孔子所注意矣孟子于終篇述堯舜湯

文論語終篇亦論堯舜湯武一以見民主公天下之善一以見革

命誅民賊之功皆孔門之微言託于終篇以寓大義者也信則民

聽任之亦為政之大義但魯論無此故闕之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遵五美進四惡斯可

以從政矣皇本問下有政字尊或作遵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進四

文引皇云進猶屏也

說文無進字必今文

進除也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皇疏兩述經文因民下無之字易益卦注周官旅師疏文選洞簫賦注引皆無之字疑後人誤寫衍皇本擇下有其字

民利于土產山者利其鳥獸材木渚者利其魚鹽皆聽而不易之民利于佚樂則食味別聲被色而歌舞之民利于自由則言論思想聽其自由民利于公同則合民之所有而爲之立公路公學公圃公養疾公養老皆不費于國而民大得所因者國家全不干預爲政者但代民經理而已孔子此言盡爲政之法矣爲國事而自行保護爲公眾而自享利益雖人人爲兵亦不敢怨凡有仁政皆

立舉行仁聲仁聞洋溢天地得所欲矣而未嘗貪小大衆寡皆天所生人人平等不須嚴衛故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書無逸所謂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故泰而不驕禮儀嚴肅故威而不猛皇疏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撥冠無免中論法象篇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今美國利民之道仁民之制勞民之方平等之制皆行孔子之政言簡而該以此繼帝王之道可爲平世民政之法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

納皇本釋文唐石經皆作內

虐從虎爪謂殘酷不仁戒警告也暴謂卒遽不戒不宿戒而責立

成慢令致期謂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謂均之也貪而不施謂之吝謂財物必當與人而于出納之際吝嗇惜難之也治民者必先教以禮義令人人皆服于禮律其有犯法者乃是故犯可以加刑若未施教而刑之孟子所謂罔民也法定必預期施行之年月而後行之令民預戒預習皆刻期必信否則謂之暴賊當與不與雖與不感有司守常職者則可若為政者則當有非常不測之恩惠乃可得人心孔子此論政體備極詳細尤中野蠻世之弊文明世宜所掃除也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釋文引鄭注魯論無此章然韓詩外傳六引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必齊論也今所別釋古文之偽耳若韓詩為今文則同為孔學之真宜保持焉故仍舊釋文本皇邢本唐宋石經皆作孔子曰惟集注本無孔字當是誤脫今補之韓詩外傳六引此無也字

命者人受於天者也人生富貴貧賤壽夭窮通皆有定命非人力所能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知而樂之無人而不自得則為君子

不知命則戚戚怨尤作奸犯科逆天背理而終無所得枉作小人而已此孔子所立之義最為直捷易簡凡人苟能知命則安處善樂循理必不為小人之歸其于行道思過半矣學者信得命及則于生死大事自能超脫窮通境遇無所繫累既無所為惟有盡力以行仁雖為聖人可也何有君子乎此入道之門樂天之法一起直至掃除無累孔子度人之神方也故論語終篇大聲疾呼在此其所以援救天下生人至切矣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得失邪正繫辭謂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孟子知言謂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

遁辭知其所窮有身不知所立則一身不能得所與人交不能知人則終身受其大害二者人道之至切知命爲本復須知禮知言乃能處人間世而無礙論語徧陳萬法而于終篇丁甯斯三者學者不可不留意焉

門人高要陳煥章初校

門人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